

311321



誕生

房樹民著



• 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・ 1955 ・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集六個短篇，它們反映了在我國貧窮農村中斷現出來的新生面貌。

《年底》是描寫人們熱愛我們最可愛的人——中國人民志願軍——的故事。

《夏夜》描寫了組織起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較之單幹農民的優越性，並批判了某些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現象。

《誕生》是通過米蘭和百萬這兩個中心人物的積極參加祖國的偉大水利建設——官廳水庫——的勞動，表現了人們對祖國建設事業的關懷和熱愛。

《愛國售糧》、《退糧記》都是描寫農民積極地把餘糧賣給國家的故事。

《保證》批判了高小畢業生不安心農業生產的思想情緒，並指出農村青年的發展前途。

誕 生

著 者 房 樹 民

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證刊證出零壹號
(上海康平路八二號)

印 刷 者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

(上海新聞路一七四五號)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 (762) [I II 119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
字數 50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13/16

1955年2月上海第1版—第1次印刷 1-13100冊

定價 2.600元

目次

年底	一
夏夜	二
誕生	三
愛國舊糧	四
退糧記	五
保證	六
後記	七

年底

透過幾片淡薄的白雲，啓明星的亮光照在厚厚的雪地上。雪花上跳躍着點點星光。

大青驢子車穿過街心，被厚雪鋪得板平的官道上，留下兩行溝。

趕車的叫大樑。這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身上披着皮襖，頭上戴着長毛狐皮帽子緊緊地抱住瘦長的臉兒。他跨在車轅上，熟練地甩着麻花鞭子，嘴裏哼着歌曲。

村東頭的高土坡上有一棵老榆樹，小風吹過，樹枝上的乾雪飛落着。樹底下的籬笆圈裏有三間新厩房。大車剛到這裏，院裏跑出一個黑影來。

「柳子！」停住車，大樑喊。

影兒向着這邊跑來，是一個剪着短髮的圓臉的姑娘。身上披着紅棉襖，右手托着大樑。

「正要找你去哩。」姑娘說，「雞還沒叫頭遍呢。」

「我這不是找你來啦？」大樑說。

「找我幹嘛呀？」柳子笑着問。

「別跟我裝傻。」大樑躲着腳上的雪，「快拉小紅馬去呀，走！」

「你吃什麼了嗎？就走？」柳子打懷裏掏出一個手巾包兒，笑着遞給他。

大樑打開手巾包兒，一股熱氣撲在臉上，是兩張白麵烙餅。

「還帶肉渣兒哩，是你烙的呀？」大樑撕下一塊烙餅，填進嘴裏，喜興興地問。

「我媽烙的。」柳子靠近大樑身旁，閃着兩隻大圓眼睛，說，「吃完你就先走吧，我得傍到小晌才能去，咱們走不了一股道兒。」

「嗯——？」大樑鼓着腮幫子，眨巴眨巴眼睛，看着她。

她說：

「昨天，咱社不是決定出一車綠豆細粉條，慰問城裏住着的志願軍休養員同志們嗎？咱們社裏今年不是沒種綠豆嗎？……」

「啊——」大樑睜大眼睛，「我起這麼大的早兒，不是到張家灣聯村糧食部去拉嗎？」

「是呀，剛說半截你就給來一槓子，」柳子說，「夜裏，牛四叔起個五更過河到他閨女家扛來五斗綠豆，剛才褚主任找我來，說是最好先使那小紅馬推磨，頂到小晌午就能晾出一鍋粉條來。」

「嘿！這不是挺好的嗎？」大樑忙把一口烙餅「咕咚」嚥進肚去，笑嘻嘻地問，

「你媽也樂意啦？」

「她，」柳子嘆味一笑，跟着撇了一下嘴片，「這些日子了，她不是總讓我請一天假，借社裏的小紅馬把買妥的那兩袋白米打通州馱回來嗎？我說，牲口都出去搞副業生產去了，家裏就留下那匹小紅馬跟那匹大青驃子，天天忙着粉房，再說，婦女編蓆組爲了超額完成年前的生產計劃也摘不開人。我就說，咱不能光顧自己，她就跟我賭氣：「愛去不去！說話這就到年了，等到正月初七那天，你姑姥姥姥舅母都來爲你隨個份子，你就厚着臉皮把人家床子支起來！」……」

大樑咬下一口烙餅，「吃」地一聲笑了。

「你笑什麼？」柳子搔着額上的頭髮，「昨天，婦女編蓆組跟粉房不是一起結賬了嗎？我還沒想起來哩，我媽就找褚主任去了。褚主任答應借給那匹小紅馬。我就問她：小紅馬這麼一春八夏的幹活，有這麼一個閑空子還不該讓牠歇一天呀？她哩，狠狠地斜了我一眼，沒理我。你可不知道這半宵她是喜歡還是生氣，讓人膩味死啦！說我對自個兒一輩子的終身大事不上心腸哩；由通州再撕來幾尺棗紅布哩，什麼又叫我順便到我四表姨家捎個信讓她那天也來哩，連買兩把花毛擗子也說啦。整整小半夜不讓人闔上眼睛。我不是剛睜盹一個小覺嗎？屋裏還是混黑的哩，她就把我推醒了，衝着我嘮叨：「我的小姑娘奶奶呀，啥時候啦？」

餅都烙好嚟，快去把你樑哥叫來，吃完一道就走。」可正在這個時候，褚主任敲門來啦，我媽還說，準是讓我由通州捎什麼東西。我聽褚主任一說，原來是牛四叔半夜裏扛來了綠豆，要先使小紅馬推磨。我能夠不喜歡呀？」

「嘿，嘿……」大樑嘴裏嚼着烙餅，笑着說，「好長的故事，說了半天到底你媽表示什麼態度呀？」

「當場她也口口聲聲答應啦，」柳子比劃着兩手，「你瞧，褚主任不是剛走出寨籬門嗎，她就指着我的鼻子尖狠狠地罵：『你個好丫頭蛋子哩，早幾天你也不張羅着，我跟你着這份急冤不冤呀？』」

說完，兩人就咯咯地笑起來。

一隻長腿大公雞，拍打着翅膀，跳上房頂，伸直脖子開始打鳴。

坡上的籬笆圈裏，風門吱扭一響，射出一條混濁的燈光。

「柳子呀！柳子媽扶着門邊喊着，『你是跟誰咯嚟的這麼熱鬧呀？』唉！等把烙餅涼涼

● 我們這河地帶普通的粉房都做土豆、紅薯、白玉米的粉條。綠豆粉條既細且柔且香，那是在中秋節春節時互送禮物的很體面的東西。

了讓他吃着酸心呀，還不快點給他送去！」

『送去啦！』柳子扭頭大聲喊。

『送去就趕快幫你牛四叔他們忙碌忙碌去！』柳子媽說，『你聽，後院粉房磨都響啦！』

『聽，這又明白起來啦。』柳子鼓着嘴小聲笑着，『你吃飽了沒有哇？』

『破破肚皮啦，』大樑把最後的一口烙餅填進嘴裏，抹抹嘴角，拍打着手掌上的麵渣，笑着說，『該走啦。』

柳子看着大樑甩起鞭子，就跟上前步說：

『別慌慌張張的，留心道兒滑。』

大樑轉回頭來一笑，柳子看了他一眼，扭頭就奔粉房的寨牆門跑去。

啓明星在淡灰色的天空上放着日光。天空和漫無邊際的雪原連在一起。

大樑虛挽着鞭子，在曠野裏盪起清脆的回響。騾子跑着，在寬廣的運河雪原上開着道路。跑了一段路程，大車上了河堤。堤上，有幾輛滿裝着貨物的大車很快地走着，趕車的跟在車傍搖甩着鞭花。大樑趕着大青騾子，追上去，破開嗓子大聲問：

『鄉親們，你們拉的這是什麼呀？』

『我拉的這車是咱運河套裏長起來的毛腿肥鴨子，送給咱志願軍休養員同志過年。』一

個趕車的說着，甩了一下響鞭。

『我拉的這車是咱運河地帶的特產——甜豌豆。』另一個說。

『我拉的這車是全村捐獻的雞蛋。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大樑牽着繮繩，繞過重車旁邊，呼地開過去。

七里地出來了。遠處的堤上，一個穿着半截皮襖戴着翻耳氈帽的老頭很快地跑着，腳下飛起雪花。跑到大車跟前，一把抓住騾子的籠頭，騾子受驚，前腿跳起來。

『夥計，你這空車是幹嘛去呀？』老頭氣喘喘地問。

大樑驚愕地跳下車來：

『打算幹嘛？』

『我先問你，是不是到年根底下要去接媳婦呀？不忙！』老頭強硬地搖着腦袋，拽住大樑的胳膊袖子，指着前面的一個小黑點，說，『看見沒有？』

『那是什麼？』大樑翹起腳來，奇怪地問他。

『那是沙古堆的一位志願軍休養員同志，前幾天回家住幾天。今天清早，趁着沒風，村

裏使個大馬去送他。你看，就走到那兒，那馬前腿「吱溜」一滑，蹄子拐啦。我正揀糞走到跟前，聽趕車的一說，我就把糞筐扔下，打算回俺莊找個牲口來，俺莊離這兒還有五里路哩！嘿！正好碰上你，夥計，來吧，這可是十冬大臘月冰凍結底的天氣呀……」

老頭子急忙地說着，在大樑的心裏，已經分出哪件工作的急要。他趕緊解下枷板，搬下鞍子，把騾子牽出來。

「好小伙子哩，」老頭子額上的皺紋蹙在一起，「哎！眼熟！好像在哪個人家裏見過你？」

「是嗎？」大樑一笑，急忙跳上騾子油光水滑的脊背。

「是咧！是咧！」老頭子哈哈地大聲笑着，把氈帽往後一推，「完秋全區召開的勞動模範大會上，跟一個圓臉姑娘並膀站在一塊兒的是你不是？小紅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勞動模範是不是？」

大樑兩腳彈着騾子肚皮，騾子飛奔起來。

「夥計！夥計！」老頭子突然想起來，追着，揮着巴掌，「你到底是套車幹嘛去呀？」

大青騾子飛去，後面只剩一團飛舞的雪沙。

老頭子站在堤上，捋着亂叢叢的鬍子上的霜花，額上的皺紋舒展開了，看着飛去的年輕

小伙子的背影，嘿嘿地笑着……

下午。

起了大風。

大樑把志願軍休養員同志平安地送到城裏，騎着大青驢子，冒着風雪，沿着河堤回來。

「傻青，在城裏你不是吃幾口草料了嗎？緊走幾步吧！回頭咱還得到張家灣去拉那車綠豆哩。這就到年啦，一定好好犒勞犒勞你。」兩眼緊緊地挾住驢子的肚皮，頓了幾下韁繩，驢子就飛跑起來。

北風捲起原野上的厚雪，呼呼地揚着，驢子跑着，踢起團團雪花。大樑拍拍大青驢子的脖梗說：

「傻青，看見前邊穿着紅衣裳的那個女人沒有？加油，開過她去！」

前面，穿着紅棉襖的年輕姑娘跟在小紅馬套着的車旁，車上裝着幾口袋鼓鼓囊囊的糧食。姑娘頭上包着一塊紫花棉布，髮角上露出一縷頭髮被風吹散着，飄在臉上。那臉像是一隻秋天熟透的蘋果。她的手裏甩着柔長的麻花鞭子，催着牲口快走。

呼地一匹驢子由她身邊飛馳過去，捲起的雪花揚在姑娘的紅棉襖上。姑娘一怔，急忙抬

起頭來。她很快認出騎在騾子背上的是誰，就大聲喊：

「大樑哥！站住！站住——！」

騾子慢下來了，大樑轉過頭來。

「爸倒是站住呀！」姑娘埋怨地喊着，得得地趕着大車。

大樑急忙地溜下騾子。那不是柳子嗎？立刻，也就認出小紅馬和那輛大車。他輕鬆地

喘口氣，明白了隨着的故事。他笑了。

姑娘把車趕到大樑跟前，賭氣地說：

「瞧你辦了這麼一件事兒還不錯的哩，連人也不認得啦。」

「我不是遺憾着那件事兒嗎？誰的眼睛就照顧的那麼周全？」大樑腦髓地說。

「紅棉襖你也看不見？」柳子扯扯紅棉襖。

「嘿，到年根底下啦！我這一路可沒少看見穿紅戴綠的。」大樑笑着說，「下晌你怎麼

沒上通州呀？」

「你說！」柳子甩着飄在臉上的頭髮笑着問，「你幹嘛去啦？」

「你說！」大樑學着柳子的口氣。

「看你帽子上的那層白霜？」柳子柔聲說，「快騎上走吧。」

「幹嘛還累牠哩！」大樑牽着騾子纏繩，「可是好餓青哩，半天的功夫跑了七十多地。」

柳子趕着小紅馬，大樑牽着騾子靠在柳子身旁，踩着咯吱咯吱的乾雪，走着。

「五斗綠豆磨出來時就十一點啦，我就跟着牛四叔他們熬漿。」柳子說，「你說我媽多恨人，她知道找我就得犯麻煩，就找褚主任去了。褚主任讓我去，我就不理這個碴兒。後來，大夥都說：去吧，這一鍋粉條至多頂到晚上就能晾出來，用不着這麼些人；趁着小紅馬有功夫，去吧。我一琢磨，行，就拉着小紅馬出來了。在堤上，走出七里地，就遇見了這場事。」

「你怎麼就認出這輛車來呢？」大樑問她。

「淨說廢話！社裏的東西我也不認識啦？」柳子說，「還有一個長着花白鬍子的老頭坐在空車上抽煙哩。」

「就是那個戴着翻耳氈帽的老頭嗎？」大樑興沖沖地睜大眼睛。

「是呀。」柳子點着下頰，「那可是一個好老大爺哩。我不是認出咱們的這輛車了嗎？我就問他，他就把那個戴着狐皮帽小伙子的那段故事說了一遍。也怨我太慌神啦！拉着小紅馬就要套車。他哩？跳起來不問青紅皂白就攔我，我說，這車還得跑出二十里地去拉東西哩！他連理也不理我呀！我看出這是個耿直耿直的老頭子，就得跟他起頭扒尾的說啦。這

時候，他就直着眼睛認真的相我。還沒等我說完哩，他就跳起來：「知道啦！知道啦！你不是小紅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勞動模範呀？那回區裏召開的勞動模範大會上，站在他身邊的那個就是你呀？」就這樣，他才讓我套上車……」

「好老大爺哩，還爲咱看車、受凍。」大樑說，「臨送休養員同志時，我還把他的糞盆擱在堤邊的一棵大柳樹底下了哩。」

「可就有一樣：我忘了問問老大爺是哪莊的了，你哩？」柳子抬起頭來，問大樑。

「我也忙的沒顧問。」大樑啞了一下嘴片，現出去失什麼的神情。

「老大爺還埋怨你哩。」柳子說。

「埋怨我什麼呀？」大樑奇怪地眨巴着眼睛。

「埋怨你爲啥不把套車的原因說清楚，以爲你是接媳婦哩。」

柳子看了大樑一眼，兩人飛紅了臉。

在漫無邊際的運河雪原上，西天角的盡頭，染起一條紅紅的長長的晚霞，漸漸擴散。遠近幾個村莊的上空，縈繞着淡淡的青煙。

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

夏 夜

暑熱的田野。

一鈎月牙，靜靜地鑲在瓦藍的天空。小星跳閃着，青皮蠟燭，鼓着豐滿的肚皮，拼命地叫。莊稼濕漉漉，壟間散放着嗆人的潮氣。

小姑娘從運河邊上回來，頭髮濕得打着綹兒，貼在熱紅紅的臉上，蔥綠色的麻布小褂被汗濕透，緊緊地貼住脊梁。走進一片高粱地。

「小蓮，」後面的一個女嗓音，「等我一步。」

小姑娘站住了，兩隻黑溜溜的大眼盯住後邊。

柳子穿着短袖碎花褂子走來，兩手撥着高粱葉子，笑嘻嘻地問小蓮：

「抽水機拾掇好啦？」

「拾掇好了，」小蓮睜了柳子一眼，場拉下眼皮，「等俺那支部書記半天，她也不來。」

「這小丫頭就是刁橫，」柳子笑着點了一下小姑娘的臉蛋，「我不是在河灘上跟保山談

會兒問題嗎？耽誤了這麼一會兒。」

小姑娘低着頭，額上的一綹頭髮搭在眼睛上。兩手撕着高粱葉子。

「是不是跟保山鬧意見呀？」柳子輕輕地拍着小蓮的肩膀。

沒有回答。

「我的小蓮妹子，」柳子親熱地說，「跟我說說呀。」

「肚裏憋着事兒，他甚也不跟人說，一問他，橫着哩。」小姑娘眼圈一紅。

「我知道，」柳子搔着小蓮的小辮，「保山就那脾氣。」

「這兩天心可浮哩，過晌耘地，使勁抽驢子，氣得姜大爺跟他鬧了一陣。」

「剛才保山自己跟我說啦。」

「柳子姐，」小蓮抬起頭來，「頭幾天村裏的大錢串子不是進保定了嗎？看那樣子，他也想要進工廠，看不起農業。」

「我也看出這點兒來啦，」柳子點着頭，「不過他倒不是像大錢串子他們那樣，盲目地跑到城市去爲了掙錢。」

小蓮吊着眉毛，把一片高粱葉兒黏在嘴唇上。

「他是個懂事的人，就是受大錢串子他們瞎跑的影響，一時衝動，」柳子說，「我把他交